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洳濤如雲如虎如蛇騰通挈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黍井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水落山瘦泉滂而不水泉旁上腴潤宜九穀



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於汴舳舻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於江淮溯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衝以下建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々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

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為樵蘇為逋亡聚而泉以為漚以飲馬牛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為可惜又東北俗稚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々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寄異以皆

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不道道之亦
未必信况未有名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
無足怪也而竇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者
好嘗為一尉郎 衣 讀書賦詩不以取名

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 之而愛
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
非不能與人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
時往為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千年其
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為亭為庵而面勢作

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
也則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
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
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
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圃以來求女為記而余
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
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
官幸致縣令當永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
竟不得况田畝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

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余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歆築室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銳日夕治其業為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為猿鶴林澗之辱且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見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温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

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
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
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
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袖緒如山雲蒸
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
窓几案婢仆犬馬因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
論說形容彊譎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
竹尤數也故其地狹而卑天兩榛歲蜘蛛
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而蒙翳人不知

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
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詔客矣客輒然
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
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孟若孟若桐之軀
其脉繚岫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
簷而摩墻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竒奮角
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
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
小齋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

束箴屬而下者為筒為干為屋椽捷菑干丈
之箴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
悲哀娛耳者昔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
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貨米鹽
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
脩然而喜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
竹也哉文叔亦輒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
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鵠
沉為美木而交趾以為槃食羸白鷗錦雉山

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
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而以少為貴
者今夫三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
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
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清囂塵百
里歆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
置園無所况於具他哉然則環渚不溶丈而
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
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

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
人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君子之所獨也
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
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大
多猶不可賤而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
聞音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
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
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酒
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
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頴川晁
補之無咎記

清美堂記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焚曰余
甚清且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
以無實之名以為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
激而有理須臾王景亮以為不然曰夫物之
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

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
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
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
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為吾智能得之
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
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
之愚青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
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盧
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

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
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
前岡阜陂隰唯而淡漫青齋之往來者岐路
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鶴鶴而下鳧鴈
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東西為池
植栢其唐以達於門為逕為臺為庵為亭以
出腕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
雜果竒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
衆也獨全乎哉其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

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廛市者朱墨僨攘之與居來盍誼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為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語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嘗有此也於是求文穎川晁補之以記

之補之曰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颺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

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鴈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下居之而河內覺寂太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

慧持慧嚴曇恒道暹道教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蜀賓人皆神僧余各有異跡又法師寂善陶淵明陸脩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亦髡呪水洗第

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
跋陀羅嘗見弥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
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
則法師可知己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
寂厚陶潛陶修靖倡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
忘懷得失晋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
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
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止之靈運不恨也
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

荆州也時入山修教故圖中所繪陶謝殷在
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此圖筆寂勝
然恨其略也故余稽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
人非社中人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
眠之舊者十五它皆新意也菩薩像侯翌雲
氣傲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闕金堂殿
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
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韃服以魏
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

白鵬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
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
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網不得出貶
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
時往來於懷也至為思山辭干數醉輒歌之
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為
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
焉學之為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
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
也耶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
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
化蓋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
子取之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
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無澤也秦井天
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地澶即其
墟始余自南州永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

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蓋楚
宮頓立泉源淇水須漕之地仿佛而在其詩
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則原其國倍好學而樂善本於余習者如此
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
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為然也
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
緒有憂育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
羔脫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

下之勇蓋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一
人而侗儻喜戰鬪如後魏李崇輩此者迄於
五代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
天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
夷屈降 真宗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
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桑勸學校以不怠
其故家遺速之盛士亦稍、能自有聞於時
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
記者芳于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

窮天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衆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次叙其名氏而記之予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畝之宅猶如此自前

之事猶如此况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河之奔渾為馬圖為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放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教而始矣公名壽官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

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
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
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亢平土淺山
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亢九
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
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
知也以余為見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
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
相百皆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勸又好為園圃
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
世豐人

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
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
史子敞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
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
望翳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
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

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
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遊愛之石公
為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
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
矣前此無逸子孝緙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
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反與余先大夫游聞先
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
始自鉅野迂此邑並嶺行溝上秋離、雉鷺
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
立穀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躩拏而
上數十尺道衍隍而來未見也下馬半橫橫
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
畫其南數百鳧鴈飛集鳴唼聲回望白水明
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
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至其地捫
檜坐石至於日久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
恨無益之不復見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
語之大方則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

馬未數歲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
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
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礪三石來言曰其
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
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
復善且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
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
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
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
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慨然圖復之又欲因
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化
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入
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
十八日穎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
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
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

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著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廼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剛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常編三絕曰我於易則彬彬矣

是故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以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為言惟好學為能近平居無事及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兩歆數其滴有不勝知者歆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

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
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
有不能好吾之所容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
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無止
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竭蓋學
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
廢官休其屢八年而卷之草沒屐或嘖之輒
自語曰足固未嘗則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
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獨
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褻或謝不見或
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
家人卒不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
柳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
余記誦益落文字益踈顧無以應耕道求又
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而知也無涯使
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
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

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
之為說譬水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
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
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
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
可不及戒而遠之惟恐其侶若彼之相與戒
而遠我哉因為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
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
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一

本記

親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
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
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
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
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
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

可步繫馬石甯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
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
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項有屋數十間
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
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
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
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
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
戛聲切不已竹間海棕森然如鬼魅離立
突鬣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
明昏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
之後不復到然往々想見其事也

睡鄉閣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
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
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
七情莊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
絲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游

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及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間居齋心眼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灾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

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竒其學而游焉不得其途大述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國史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而至至則

囂然樂而忘歸或以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
而行動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
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
而趨寒高室復翼外蔭老本翳其前小竹叢
其右朦朧曖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虫伏獸之
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逼予者曰方
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鷓鴣野無豺狼

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
能提桴彭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
吾之劍暗鳴咤叱收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
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
齋肅百吏操帑握管以歸令四海今反幽
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
謂倒行而逆施者邪予躍然而驚含然而笑
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
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也朝

有鷓鴣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在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獲者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四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憂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仇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為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

人之作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
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如堂室，四達無所
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
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
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侶，而願師之。買
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盧舍登覽，游息之地
一戶一牖，皆歆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擬陶詞
以為之。為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猶存也。為
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臯，以舒
嘯也。為亭廣其趾，使痺以暇池曰：臨賦臨清
流而賦詩也。封土為臺，架屋其顛，若樓瞰百
里曰：遐觀穿室，其腹如洞，深五步曰：流憇策
扶老以流憇時，矯首而遐觀也。為庵抱陽而
圓之，以嬉晝倚南窓，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
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
飛，願所居遠，山水非柴桑北門直通道，有長
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蒲柳翦然，魚鳥
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其深，為亭曰：窈窕

既窈窕以尋壑跋而即其高為亭四崎嶇亦
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凡既榜而
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榜
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
往而不歸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惧失
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於白首
勤苦靳盡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
初次猶欲著之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諧乃
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
為一淵明惧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
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為人之所為而求有
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為人之所為而要無事
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
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叙云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令余居不至
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為
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汚臺省國

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歎為淵明固難
一以為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倨欲以此自
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為淵明難則余於淵
明得失亦未有辨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
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奈
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余
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
試與子去夫膠之擾之之蹊而處陰以休影
若是者有幸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后相與求
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恍然見其塗巷乃余與
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後淵
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
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
皇帝以聖孝既右烈考亦以教民孝歲詔丁
亥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
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

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韓仲康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先縣太君其子榮君之賜而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宰告禰廟旦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賀為歌詩以

歌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為春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余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為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為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晉稟書實鍼之父鍼為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在益恭之列非車上儻之類謂以諭不

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探七國之禍本而撥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禍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祿以身膏東市奉祀無聞為又千有一百余年而文元公起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具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為子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祿康寧悅豫晁氏

之積善皆歸焉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勲業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母之蠱神實祐之亦夫人少難約晚乃儲此如訓詞肯蓋六世口五百未有反者雖來者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積善必有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身所自履有以致之耶然晁氏為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余慶久躋旦

復起將自夫人啓之夫人既屬尊歲時集會
子孫族人蝨斯鴈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
少長咸在而補之乃於夫人為族曾孫年五
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楮笏跪起以壽夫人於
群從之後蓋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
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
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為世積善者之
勸云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塋其親天堂
山之下而築堂其此以享以居而榜之曰永
感書來求文曰非以記室宗之陋也以極耘
不孝之思也某泣然曰某少孤不天中年太
夫人弃養愛生不能死以皇、就食子四方
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乃一歸手掖墓上草
則泚吾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
莫悲於言言莫悲於音若曰孤子之鉤以為
隱九寡之珥以為的則音無此寂悲也夫隱

鉤珥奚取於為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之名
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
厚而從其薄或官遠學鄉里無朝夕養死且
不塋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內熱如吾此者多
矣而武子不此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
也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孔子曰子之不仁也克武子之志則雖未敢
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
但如此夫吾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為以
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
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士
亦以是藉其口稍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
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面
其面於人間記移孝以自恕驚岐道而亡羊
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慙而復也哉年
月日鉅野晁補之無咎記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

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曆四年九月己酉既葬于祥符大墓矣後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寔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旱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為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下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秦寧軍節度推官前知華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群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迂魚山宜抑族墳墓以安神則從以烝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縣為長莘縣乃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啟定易槨改祔為美凡資用皆莘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崦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

厚其賈取之乎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
筮地袁徙其域稍東總五尺而止前卜丙室
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進公劉夫
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申二室遷庫部公與補
之者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
補之記本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
已載端明殿學士李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
獨載記改卜及所告祭文并納壙中若庫部
公諸弟子孫婚官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
云曾孫朝散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飛騎尉
賜緋魚袋補之謹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
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龍西郡開國李侯
蔡少以文調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燁然有
聲於縉紳間公卿大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
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務盡其心力
蓋慕音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五多如石者

故人不得而置親踈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自得於二累之上守且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為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而不逆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弟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為侯主生祠會補之自尚書郎出守滿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誦秦穆公求黃髮則無過之言以為請而侯亦欣然傾蓋倍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教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耄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為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命若常情言者任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黃霸郡守也而尊魯恭卓茂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

屈吾指以數往行而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
不既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陞高以望其
前則太華削成四方轟然倚立而衆天右則
黃河出於龍門洶乎蹈蹙而鳴地南則首陽
危顛不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
谷絕跡司空圖之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
古昔之盛夸奪相雄間不容息與二三君子
之遁逃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伯皆忽然
而過如吹劔一映何有得失而侯乃以火壯

陳力有改四州老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見
童流輦如風中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
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夫世之後役生趨
榮而沒有恨者以為愧哉因舉酒而起為侯
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二

銘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寔生異人也
不愛寶發為物珍人
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
斷可識矣公在
場屋文詞嶮竒此硯出入如虹
如霓公來侍
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為雷
為風公居廊廟
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
遺其孫子折
墨棄筆世不乏才亦鄉亦弼
貴人有金後益

不學硯如龜殼以文床脚粵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黛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兩駢似神而非於是以出萬殊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禱魁枕森的皦有尊如辰粵帝宅具傍嚆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媧禱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

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摸汗兩奴利與黔寔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歛硯銘

黠其免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躡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

天雲而星兩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

不學硯如龜殼以文床脚粵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黛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兩駢似神而非於是以出萬殊

七星硯銘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禱魁枕森的皦有尊如辰粵帝定具傍嚆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媯禱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

星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摸汗兩奴利與黔寔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黠其克虛而不屈温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躡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

天雲而星兩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

煤雲崢嶸

段端夫硯銘

端之靈惟玉質厲以立我温以與我故用不
既如山泉出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瞻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
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
疆而夕惕

八仙按銘

東臯松菊堂飲中八仙按八仙何必來松菊
自吾伴

藥篩銘

得精於糲尔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茶
以洮研易賈彦德所藏端硯因以銘之
洮之屋端之谷匪山在惟水王不可得蕪一
可足温然可愛目鵠鵠何以易之鴨頭綠

贊

東坡先生真贊

非儒非仙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
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
遙乎濤瀨忽焉橫杖按膝而舒嘯寫鳳之音
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高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問
管仲子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
形賢有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真人畫贊

乾顛坤頽口海翺岳其睽日月大空之灼其
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
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
去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
點似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贊

弥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
千百億不離箇中汝與弥勒衆生普同

外贊

峩冠正笏兒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
則在園馬則在廐匪用于梁亦不以驟木馬
何咎

李夷行易初贊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祿汶上以
事至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
蒲津而易初在幕府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
形兒神易無塵俗累趣閑而技通中介特而
外倚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
畏者為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
君之意冥：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
女容介然而高者君之操雲間孤峰蔚然而
葩者君之同草木青紅益然而和者君之氣

觸物者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計儻
車彼視

董汲秀才真贊

鵲實非脉假脉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詠遺
脉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
生死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
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贊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鬪而觸鼓
文周篆缺不可續鏡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
歎此折劔毀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
此亦自有目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題跋

題跋慎修帝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累
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
多方之迷也端夫年以才秀苟無盡力不患
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
遠乎北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
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佞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
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
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
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
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
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
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
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
如魯直之言猶砒砒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
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
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以寄其意
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
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
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比未

可以文字精滷間求之以比砥砭美玉不類
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明亭記後

趙彥修以帝胄妙齡秀茂不懷宴安之習志
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
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
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之記且書焉
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修有以得此也嗚
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

日南陽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
筆墨蹊徑間得之間齊魯俗璞工技世守知
變通者寡而縉畫史益仲寧獨善學知余得
意績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闕仝韓幹
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
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
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
嶸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
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
而特穎川襲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
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
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
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
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
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
古之人有不愛剝身戮屍之患以求盡忠極
節於其君者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
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
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
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于伯夷比干之事

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

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城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

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
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
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士而田
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
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
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
憾于天無忤于人無慙于伯夷比干之事太
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
之心柰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
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
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
之匹徒能嗔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
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鉄椎白
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
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
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
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鄉暮為秦
相不以慙于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

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竒材
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
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
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
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
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
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
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
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况夫卓
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
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

御印曆帝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得
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
選於衆舉臯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
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
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
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必好惡明於上是非

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
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
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
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
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拯其
弊哉恭惟

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
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
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銀八年俘李煜而錢俶

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
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
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
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于投戈講藝之時患
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
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蓋京官而上預選
者凡若干人畧去銓衡常格而書其在官之
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御給印給

付本官而又皆以震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
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
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
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
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
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為即時
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
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
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
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
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
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
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之
才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
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
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
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
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

呼

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才常責宰相而上不知

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考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文使萃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

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叅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

聖旨未畢使者十輩背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死某曹不敢公怒曰何不以實此卒寃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見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愈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年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

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黥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歛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况奉法循理之吏顯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

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捐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綏背壘折留獄興圩繕郭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

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學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贛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嶺峯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

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嵫曲
深遠菱苻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
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彷彿
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
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
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
以仕豈其天情自踈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
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
恐不及賢哉詩曰皎々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
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
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偕長志彊氣而
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彊故必於
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

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而能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鷺世患嘗觀魯敬

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為柔意必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胞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体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

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鉄心
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為清便艷葬之
語則如敬之：疏通知万雖平居富為清便
艷葬之語至於臨事感情余知其亦不害為
鉄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與
然敬之不汗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
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 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
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
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凰下喜永生諸難
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
侯述之得漳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異矣
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
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又
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暎乃侯長子數
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

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無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哉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子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秘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

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為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于時而其施設不必槩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考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

之六日為戊辰允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
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
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
前此為尹者兵部侍郎常武後此為尹者尚
書右丞李鄴而新史尹不書故選董氏余考
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為鄭綱自
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為杜黃裳自太常
卿遷曰給事中為歸登自兵部自外郎遷曰
吏部侍郎為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
賢相登宗儒謹直不回皆元和初一日時才
選也最後郎中蕪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
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
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常武中間二年憲宗
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
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為博
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選
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
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漸一曲

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
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即京兆君祖
為珪曾祖為端里為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
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淵凡四世祖見乃次序
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畧慕古人也
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元豐二年十二
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于賊手世言公尸解不

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形和璞聞而歎

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

當劈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

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

不足制外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為之解後見

夢于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為五百靈官之一

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

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抑

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

塵埃倭墮之姿追蹟命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蠙蘭陵胡世將汙於開封夏
大韶以云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
叅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啓事
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有所縱者有
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
論大或出於繩檢此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
蓋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

蒂者而此畫水中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
殊不顯其胞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
繩檢小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
之蕪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
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
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埽墟盪沃不見水
端此觀其大者也墻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
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
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

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
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
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
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也則夫可追而工
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罟之所常萃鱮
鯉鱒魴須首萃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
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

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鱮鱒所常覩者夫人
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
運而針鋒若戒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
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
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
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常不難瘦其狀
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帟曰此天池也此
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則稽天
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

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
鑿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
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眩以多足運風以
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汝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顯
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
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
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

漢舉以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自撮筦為
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
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子既拙於語言而畫
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
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絕不
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
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

蓋師董元此輩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
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
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虞觀顏忘
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
尋常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覓乙酉十一月二
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
變化壽臣叔父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

為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效世
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閔吳輩一二曲折毫
髮點綴惟謹不繆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
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足素
本末作童子帝鷲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
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
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
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
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能詩者或不能賦
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
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
各能盡其妙顯承凋文人用志不分乃疑于
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
實荔枝果之絕而無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
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
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
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
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
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
求而不得况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
皆有侈心必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鄉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而傳而
妙必其胞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
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摸之穠纖橫斜

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七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帑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攬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背軍御史使督函

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亦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鵬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叙

始子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

是貴耶至使萬臣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
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
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々
乎近古所無柰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
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間居
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
置碩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
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
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
惟信爾夫不答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
約四百囚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
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
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
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
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
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臯流憇洞李

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蘓公子美齊名
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
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畧曰曼
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
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
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
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
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
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
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
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
東郭近秦城古寺蓋
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
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
之所跳嗥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
生蠮螋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句

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
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
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
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
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
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
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廼撫文忠公詩文并
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
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字名志行終始何如

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
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
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韻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
觀亭為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
紹聖間始民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
貌而中玉雪盖方人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
治東臯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七矣見其子某

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鈔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為序端叔為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之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克其志非特為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耶它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數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韻川晁補之无咎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三





程